



家事琐记

线上家庭会

张淑兰

腊八过后,年味愈浓。随着春节的临近,在外游子的心开始蠢蠢欲动,在我们家的微信群里,大家都在谈论着回家过年的话题。

从我记事起,每年春节,我家都会开一个家庭年终总结会,会议由父亲主持,第一项内容往往都是父亲向每个在场的人宣读祖辈留下的家风,如勤俭节约、尊老爱幼、守诚信、多读书等;接下来就是发言,每个人都必须说自己一年来的生活、学习和新一年的打算;最后由父亲进行总结,该表扬的表扬,该批评的批评,该鼓励的鼓励。这个家庭会一直保留着,即使现在我们兄妹都有了各自的小家庭,但每年过年回家跟老人团圆时,会议总会如期举行。

前几日,当大家都在忙着购置过年回家的礼物时,父亲突然在家庭群里发了一条语音,内容是今年的家庭会改在线上开,时间也提前了,就定在晚上8点整。

晚上8点整,一家人都各自打开摄像头,在微信群里开会了。首先,父亲遵照老规矩,向大家宣读了我家的家风,然后紧接着说,鉴于我国多地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,今年过年就按照政府的倡议,留在当地过年。父亲的话语一出,在北京工作的外甥女就不高兴了,她说自己去年都没回家,今年为了陪姥爷过年,早提前把车票买了。大姐工作忙,外甥女从小由父亲帮忙带大,和父亲的感情最深,所以当父亲说不要回家过年时,她在摄像头前立马就哭了。父亲心疼孩子,眼里也闪出了泪花,但他还是说,娃长大了,要懂事,今年过年不回家是为了明年更好地团聚。此时,群里也抱怨连篇,在武汉工作的侄女说过年东西都备好了,就等单位放假了回家。我也趁机说,我们在外飘荡了一年,就想回家跟家人团聚,再说现在父母年龄大了,能陪一年是一年嘛!这时,只见父亲把脸一沉说:“亏你还是一名党员,党员要起带头作用,难道你忘了?”

父亲一句话,说得我惭愧地低下了头。这时,群里渐渐安静下来,大家似乎都在各有所思。过了一会儿,母亲开口了,她说她和父亲的身体都很好,让大家不要惦念,现在通讯这么方便,视频拜年一样有年味。娃们爱吃她做的饭,她打算亲自做些年货给大家一一寄过去,让娃们在异地也能吃到久违的家乡菜,娃们心宽了,就找她说说话,她随时候着。父亲看大家都不说话,就说今年过年就这样定了,该退票的退票,准备过年回家的礼物留下自己吃,吃不完可以送给邻居们吃,想家的就看看书,因为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灵魂伴侣,吾心安处是我家,只要大家心里彼此有对方,便何处都是家。

父母一生待人宽厚,他们的理解和体谅常常让我们无话可说,大家在线上你看我,我看你,然后纷纷点头同意。

这个春节,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,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,但只要我们彼此有牵挂,彼此加油鼓励,那么,不管我们身在何方,团圆永远都在心里。

家有儿女

家里来了“钟点工”

李汝骥

今年1月23日是我们小儿子50周岁生日,全家人想给他过个大生日。小儿子笑着说:“疫情期间,我们不聚会了。我已想好了如何过生日。”

生日那天,小儿子来家敲门说:“我是你们叫来的钟点工。”他一进门就围上一件大围裙说:“今年扫房子,你们不用请钟点工了,我来大扫除吧!”说完就进了厨房干了起来。老伴要去帮忙,儿子笑着说:“我喜欢一个人干。”看见儿子已发福的身躯踩着凳子,开始擦洗油烟机和灶台灶具,先用洗洁精清洗,然后用抹布擦洗,干得有模有样。老伴用手机拍照发到家庭群里,立刻群里就热闹起来了。老伴发短信说:“新来的钟点工。”大儿子立刻回答说:“哎呀,这么魁梧!别把咱家的凳子踩坏了。”大儿媳发来短信说:“免费钟点工!”老伴凑趣说:“这个钟点工干活挺卖劲。”在成都工作的女儿忙说:“这样卖劲,可以把费用给高点。”小儿子立刻回答说:“绝对是亲姐。”老伴又发了个小儿子擦厨房顶层的画面,并说:“个儿再高点就更好了。”不一会儿小儿子又发来短信说:“窗明几净太棒了!”我也拿上笤帚去厨房扫地,小儿子忙说:“您的腿疼不灵便,地面有水别滑倒了,快去客厅休息吧!”小儿子一口气干了两个小时,整个厨房焕然一新。他说晚上有事,明天下午再来,没有吃饭就开车走了。我望着儿子离去的身影,心中充满了幸福感。

第二天下午,小儿子又来了,开始收拾两个卫生间、三个居室和客厅,我下午应邀去原来的学校参加教代会和工代会,临走时嘱咐儿子:“一定注意安全,差不多就可以了。”回家时,看见家已基本清扫完毕,看到小儿子正洗好窗帘准备挂窗帘。这时手机响了,看到大儿子、儿媳和小儿媳纷纷给小儿子点赞、送鲜花,女儿还把她当天下午的讲座费给小儿子发了个红包,说是“代劳费”,替她分担了。

我去街上买了些现滚元宵,下厨房煮好,犒劳小儿子。我们一起吃元宵时感到无比甜蜜,小儿子深情地说:“我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,何况当年我还是难产呢!爸妈从小把我们三个人养成人,实属不易。如今爸妈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,又患有老年疾病,我们为父母做点事情还不是完全应该的啊!”

两代之间

妈妈教我炸丸子

胡春燕

腊八一过,就意味着快过年了。往年爸妈总会给我们姊妹三个每家都准备丸子和烧肉之类的,如今,眼看父母都已过了耄耋之年,估计也是力不从心,又赶上去年秋天儿子结婚,我当上了婆婆,我觉得还是自己动手,给儿子做些丸子过年储备才好。说干就干,问了妈妈配方,约好妈妈来我家帮忙,周六上午买回肉馅三斤,三个大大的白萝卜,淀粉一斤,开始忙活了。

白萝卜去皮擦成丝,剥几下,水焯一下,晾凉,用笼布捏一下水分,注意不能太干,姜剁碎,肉馅用料酒和花椒水打打,像调饺子馅那样,把肉先调制香,去掉腥味,9个鸡蛋备用。

下午,妈妈如约而至,这调馅的重要程序就交给妈妈了,我在边上看着,妈妈放了淀粉、五香粉、盐、鸡精,洗净手开始下手搅拌,凭着手感,妈妈觉得肉多了,我

又放了半个白萝卜,为了使其蓬松,又加了3个鸡蛋,搅拌均匀,我们放上油开始炸,先炸了几个品尝,咸淡正好,就开始批量炸了。妈妈做,我炸,火候掌握好,火大小不上颜色,火太大,容易炸黑,品对着,翻滚,变色,差不多捞出,娘俩说说笑笑中,两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战斗。妈妈炸的丸子小,一口一个,这样吃得香,易熟也精致。

小小的丸子,分给弟弟、姐姐、爸妈,还分给儿子一份。儿子、儿媳高高兴兴拿回他们自己的小家,我留了不少。这样,无论是做烩菜,还是做汤面,都可以放些,简单好吃,早上一碗香喷喷的丸子汤,加些豆腐和香菜,也是咱太原人爱吃的早餐。我拿本记下了妈妈的配方,下次,我自己应该会独立操作了吧。当一份份年货备齐,厨房飘香,过年的脚步就近了。

真情时刻

饭桌上的母亲

雨凡

在我们每个家庭的饭桌上,或许都有这样一个人:当厨房里的水烧开了,当菜凉了需要再热一下,当电话铃响起,当谁需要餐具或调料……总是最及时地站起身来。这个人,如果不是我们的母亲,就一定是我们的父亲。

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饭,母亲是最后一个坐上桌的。忙好了饭菜,又将饭菜一碗碗端上桌,连筷子都摆好了,这才高声喊我们:“开饭了!”于是,一家人从各自的房间里走出来,围坐在餐桌旁,一边吃着热乎乎的饭菜,一边开始聊一些五花八门的话题——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,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几十年,好像与生俱来就是这样的。

大家的话题是聊不完的。难得发言的是母亲,她端着饭碗,眼睛盯着讲话的人,似乎插不上一句嘴。

忽然有人喊,汤勺呢?母亲赶紧放下饭碗,站起身,喃喃笑着说,你瞧我这个记性,又忘记拿汤勺了。样子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。母亲迈着碎步,走进厨房,拿来了汤勺。

大家继续吃饭。儿子突然一拍脑袋,给我们讲了一个班级里发生的笑话。笑话一点也不可笑,但我们大人们还是很配合地笑着。

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,不小心,筷子

被碰落到了地上。儿子弯腰捡起筷子,我正准备让他自己去厨房再换一双筷子,母亲已经放下饭碗,站了起来,去厨房又拿了一双干净的筷子来,递给儿子。儿子接过筷子随口说了声,谢谢奶奶。母亲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,“这孩子,跟奶奶客气啥啊!”

大家埋头吃饭,谁嫌起一口菜,嘀咕了声:“好像有点凉了。”是啊,外面天寒地冻,这么冷的天,难怪饭菜吃着吃着,就凉了。

母亲放下饭碗,站起身,“我去热一下。”说着,端起两盆炒菜,走进了厨房。从厨房里传来“嗷拉”声。不一会儿,母亲就端着两盆热气腾腾的菜,回到了餐桌旁。

大家都将筷子伸向那两盆热菜,真好吃……

“丁零零!”突然,家里的电话响起来了。我正准备起身去接,母亲已经站了起来,“你们快趁热吃饭,我去接电话。”

母亲的饭碗,搁在桌上,已经看不到一丝热气,估计吃了一半的饭,都凉透了。突然意识到,仅仅这一顿饭工夫,母亲就已经放下饭碗,站起来三四次。饭桌上,母亲就像时刻绷紧了的弦的士兵一样,随时准备站起身来。

母亲一次次站起来,是想让我们其他人安安心心地吃顿饭啊。

心有所悟

父母在 儿不老

骏捷

一天上午,我在楼下晒太阳,看到同一单元的李大姐从楼上下来,背着包,手里拎着一个饭盒,身后还跟着她的女儿。我问:“你们母女俩这是去哪儿?”她高兴地说:“同事昨天从老家回来,我让她捎了一只自家散养的土鸡,刚用电压力锅炖好了,现在给我老妈送去!”

李大姐快50岁了,她对长辈非常孝顺。结婚没几年,她的公公去世,她就把婆婆从农村接到城里。尽管房子小,但还是让出一间让婆婆住,平时照顾得更无微不至,婆婆见人就夸她的种种好处。李大姐自己的父母也70多岁了,身体不好,住得也远,来回一趟得一个多小时,而李大姐两口子下岗后,租了一间门面房卖服装,每天又忙又累,店小利薄,生活并不太宽裕,但她还是经常挤时间去看望父母。

尽管李大姐在生活上并不轻松,但每天都是乐呵呵的,不笑不说话,比同龄人看上去要年轻十多岁。我曾问过她保养的秘籍。她笑着说:“要说秘籍呀,就是父母给的。”“难道你父母会葵花宝典、养生大法?”“他们身体还不好呢!秘籍就是我要回去喊一声‘爸妈’,他们很爽朗地

‘哎’一声,因为有父母在,我就感到什么困难也没有了。”

我的大姐对我说起过,她的一个朋友曾无比羡慕地对她说,你多好啊!快70岁了,回家还能叫一声“妈”!而她30多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。大姐也深有感触地对她说:“是呀,虽然我们的父亲不在了,但我们至少还有母亲。母亲虽然快90岁了,但生活还能自理,这是我们多么大的福分啊!”在母亲面前,我们年纪再大也不敢说老,所以有妈的孩子永远年轻,思乡的人永远美丽!

大姐远嫁他乡,虽然离家数千里,但每年母亲过生日,尽管正是酷暑,尽管她也是老人了,但她还是年年都要回来陪母亲住几天。

时间不会倒流,我们的父母也不可能永远常在。比起父母,我们还有很多时间,做生意的钱可以少挣一些,上班的节假日的休闲娱乐可少一些,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等,唯有尽孝不能等,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是最大的遗憾。当你喊一声“爸妈”有人答应时,那是多么幸福的事……